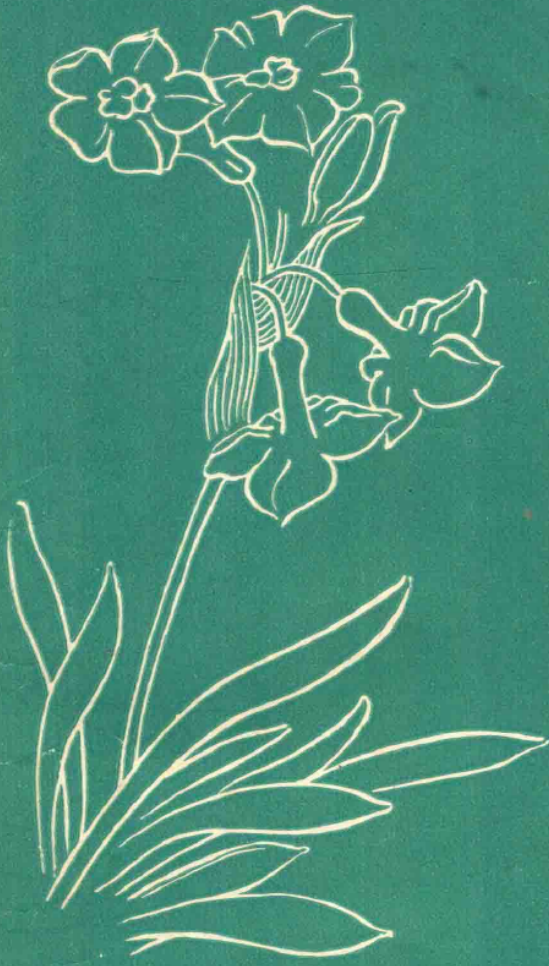




孟
津
文
艺

1970 3

MENGJIN WENYI

(48) 孟 津 文 艺 (第 三 期) 目 录

调手记(小说)	王宗都(1)
心 声(小说)	张灵阁(6)
一个汽车司机的故事(小说)	张世华(11)
姑娘的心(小说)	谢天崇(18)
咱就选这个题目(诗)	田战通(19)
相 思(诗)	刘同进(20)
丰收曲(诗)	张保周(21)
夸骠驹儿(诗)	高 波(21)
晨 播(诗)	高运太(22)
脚 印(诗)	贾成千(22)
路 遇(诗)	蒋松年(22)
社员本是画中人(诗四首)	任廷高(23)
政策落实方法灵(诗六首)	蔡春元(23)
山上绿树山下歌(诗三首)	杨文昭(24)
坚持四项基本原则(对口词)	黄列明(24)
寓言两则	卫正欣(25)

留蛛结网, 遗害无穷

青蛙的爱情

文艺动态(转载)

目前文艺界争论的几个问题	《文汇报》(26)
春天里的一股冷风	王若望(28)
似曾相识“棍”飞来	王 刀(31)

文艺书简(转载)

要“放”不能“收”	林涵表(33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从文艺为四化服务谈起.....易 准(35)

品尝窗口(转载)

“月亮”与“星星”.....许嘉利(37)

诗歌要有自己的语言特点.....朱 安(38)

两个“愁”字.....平 平(39)

趣闻录(转载)

用自己的话来写.....(39)

流行不一定高尚.....(40)

一目失明后.....(40)

自成一体.....(40)

临池学书.....(40)

歌 曲

我为四化唱赞歌.....世英词 张灵阁曲(41)

小河就是牵线人.....李晓萍词 苏作坤曲(42)

台湾啊!祖国向您亲切召唤.....刘同进词曲 封三

为实现四化而奋战.....张立昌词 郭玉欣曲 封底

封面设计.....常恒茂

刊头提名.....王宗都

调

手

记

王
宗
都

七九年春节第三天，锣鼓声、鞭炮声以及颂扬四化的歌声，汇成一股巨大的声浪，飞向太空，飞向远方。就在这欢乐的时刻，公安部电告灵津县公安局：“解放军某部一个在押犯雷铁头越狱逃跑，现已潜入其家乡灵津县境，限期捉拿归案。”

灵津县公安局在县委的领导下，会同有关部门，对于捉拿凶犯工作，作了严密部署，好象鱼网已经张开，只待鱼儿上网。

根据图河大队民兵营报告，初三晚上，一个自称解放军连长执行特殊任务的人武大为，骗去全自动步枪一支，子弹七十二发，手榴弹两颗。根据张寨大队老退公安员张大柱报告，初五晚上九点钟，一个不速之客，穿兰大衣，黄军装，二十多岁，彪形大汉，闯入他家。不速之客自称8977部队的侦察排长，是来执行特殊任务捉拿行凶越狱犯雷铁头的。不速之客还说他姓吕叫合州，在第一次捉拿罪犯雷铁头的战斗中，英勇顽强，和张大柱的儿子8977部队某部班长张玉朋同立三

等功。

寒星高挂，夜阑人静。县捉拿凶犯战斗小组组长、公安局长魏士华，公安局侦破股长老高，女民警小刘在办公室里低声的但是激烈地讨论着和争论着。

确认武大为，吕合州是一个人，而这个人就是越狱犯雷铁头这一点认识是一致的；但是，许多认识是不一致的。

“这匹野马怎么会钻进解放军？奇怪！”

“解放军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，奇怪什么。明珠千颗，能没一个瞎的！”

“开枪伤人，二次越狱，干脆崩了他！”

“公安部明令通知‘捉拿归案’，崩了还捉拿什么！”

“高股长，别忘记，罪犯骗有手榴弹！抓捕是危险的！”

小刘的话，犹如一声惊雷，把大家的愤怒引入四害横行的七六年七月的一个夜晚。大雨倾盆，老高和小刘一前一后，追捕一个凶犯，眼看就要抓捕了，突然一声巨响，凶犯拉着了藏在腰窝里的手榴弹的导火索，毁掉了自己，高股长倒在血泊里，小刘惊呆了。经过抢救，高股长痊愈后，失掉了右手三个指头。

高股长紧紧地握着裤兜里的拳头……

魏局长深深地吸了一口四川黑烟……

小刘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：“唉！”

保卫四化，维护法制，惩办罪犯的信念象电流一样在三个人的血管里奔驰。

五分钟过去了，十分钟过去了，大家一言不发，办公室里被沉默窒息了。

“魏局长，不要老考虑我是个女同志，如果必要，我小刘跟这匹野马拚了！”

高股长愤怒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。

魏局长的眉心拧成疙瘩，额头象刀刻一样隆起凹下，烟雾遮住了他的视线，他

在“经验”里搜索捉拿凶犯的对策。

“智擒”两个字在局长的思路里越来越突显，越来越明亮了。

走，到县委去一趟，咱们一齐去，通知张大柱同志也去。魏局长爽朗的语调，坚毅而兴奋的目光以及扔掉四川黑烟的动作，驱散了大家心头的愁云怒雾。

吉普车里，魏局长提醒似地说：“凶犯的外部特点是疯狂，凶犯的内部特点是虚弱……”三个人在热烈而低声地交谈着。

夜深了，只有野猫子探头探脑地东张西望。吕合州紧好了右腰间的两颗手榴弹，把擦了又擦锯了枪托子的自动步枪倒背在肩上，走出里屋，环视客庭。“大伯，大伯”，隔窗轻声叫了两声，没人答应，吕合州心下狐疑：“为什么叫不应？老头子上哪儿去了？撒的什么网？布的什么阵？咳！悔不该多喝了几盏酒，昏昏沉沉睡着了，变化的情况一字不知。”这时候，吕合州头晕脑胀，心乱如麻。突然被玻璃镜框装着的一张奖状吓住了，他象嚼着葛针一样地念道：“8977部队某部班长张玉朋在追捕罪犯雷铁头的战斗中，英勇顽强，荣立三等功，特此嘉奖。”吕合州念到最后一个字，眼珠子直往外冒，恨不能把这个家连张玉朋一口吞掉！他从牙缝里挤出四个字：“去你妈的！”举起那象驴蹄子一样的拳头打向玻璃镜框。“小不忍则乱大谋”这句他没有完全听懂的话，象磁石一样把他的拳头吸在半空中。窗台上放着一瓶张弓大曲，吕合州见了，馋涎滴欲，就象饿狼扑食一样，抓住酒瓶，狂饮了一大口，这一大口足足喝下二两。当他第二次举起酒瓶的时候，停住了，低沉而沙哑的自语：“不能再喝了，不能再喝了！”

更鸡高唱，东方发白，张大柱回到家

里来，他紧张而不慌乱，严肃而很兴奋，他跑进套屋里，老伴儿已经起床，正在洗脸，他和老伴挨在一起轻声说：“朋他娘，我连夜跑到县城向安局做了汇报，公安局接公安部通缉令，得知这个人就是越狱犯雷铁头。”张大娘一听说这个吕合州就是那个雷铁头，不由得“啊”了一声，大惊失色，“咋！？他就是雷……”经过张大柱一番动员之后，张大娘的心绪渐渐平复，但是仍然结结巴巴地对老伴说：“你走了以后，那个人告诉我，雷铁头是个疯子，这次越狱逃跑把门岗都打昏了，还扬言要杀吕合州，张玉朋全家，报仇雪恨……我听了他的话，两腿直打哆嗦，一夜没敢合眼，谁知道他就是他！真是冤家路窄，可怎么办呀！”

张大柱与老伴儿低语。

张大柱大声嚷嚷：“玲她娘，今个儿玲她姑夫要来串亲戚，她大表姐也要来的，你可要早做准备，听见了没有？咋呀，听不清？真成了个实聋子啦！”张大柱提高了嗓门，重复着刚才的几句话。

“娘，娘，俺姑夫来啦，俺表姐也来啦！”小玲欢蹦乱跳地大叫大嚷着跑回家来。

“玲她爹，门口接接去，她姑夫来啦！”老两口又说又笑地出门迎接客人去了。

吕合州持枪奔出，一脑子问号在旋转：“是不是布下的钓丝安下的钩？放倒他二个冲出去！不！不！要冷静！要冷静！我第二次逃出来的目的是为了活着，为了报仇，只有在走投无路，万不得已的情况下，才用手榴弹和他们同归于尽。”

几年来，吕合州由于有一种特殊经历，所以也有一种特殊的感情。当他骗术得逞，行凶打人之后，特别是当他骗过了大人物闯过一道难关时，他常常自鸣得

意,甚至觉得“老子天下第一,”但是在更多的时间里,他感到孤独可怕,似乎所见草草木木都在骂他,盆盆罐罐都要吃他,三岁娃娃在监视他。总之,他自豪、敏感、多疑、骄傲、有孤独感,其中“孤独感”常常是主要的。

这个自称吕合州的,一九七四年闹着入了团,一九七六年闹着参了军。参军之后,因为无组织无纪律,曾经多次挨批。在他行凶伤人,越狱逃跑过程中,揭批“四人帮”的锣鼓,也曾经使他受惊,他也曾忏悔过,例如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:

“该是悬崖勒马的时候了。”但是,曾经被曲解的一个所谓“光辉”字眼:“反潮流”三个字却象一条无形的绳索一样,套在自己的脖子里牵着他身不自主的向前跑。当他每次要干坏事之前,他总是向自己保证:“再干这一次,再干这一次!”

张大柱领着于明、于兰进来,吕合州急忙把枪收起。于明弯着腰,咳嗽不止。于兰庄重大方,两个大眼珠子象水灯似的,手提木盒点心,吕合州退在里屋门口审视。

“她姑夫,你的病好些了吧?”

“气喘,肺结核,又添了慢性肝炎!”

“兰闺女,你在学里教书,要常抽空回家看看你爸,你妈早死,你爸有病退休在家,一个人孤孤寂寂的,唉!”

“大矜子,我听你的话。咳!哪一天才能求来灵丹妙药呵!”

“小兰,大年下,说几句开心话,不要老是咳声叹气的,除了‘四害’,我还想再活二十年哩!”

吕合州长出了一口气,自语地说:“我当来了个‘托搭天’,原来是个病夫,哼!他这个样子,就是个老公安也不够我拾掇的。”

“嗨!只管自家说病,都忘了向吕排

长介绍啦,来来来,大家认识认识。”张大柱吩咐小玲母女二人做饭后,一边张罗,一边相互介绍。在介绍中他强调吕排长的“伟绩”,特意强调了于兰是个小学教师,于明是个退休的肿瘤科大夫;还特意关心地问吕排长多大啦?有对象没有?想找个什么条件的?比如说小学教师行吗?于明最后加了一句:“姑娘是最崇敬英雄的!”当于兰提出要去帮矜子做饭时,于明还特意提醒于兰:“你是一个小学教师,要多注意向英雄模范学习,今天是个好机会,吕排长是很值得学习的英雄。”

“吕排长,你愿意给我讲讲你的战斗经历吗?”

“于兰同志,我实在没有什么好讲的,不过,不过你真要听,也可以随便扯扯。”吕合州有点儿飘飘然走进里屋。

补充说明一句,吕合州在和于明接战的第一个回合,右手一直插在右裤兜里,这一点于明、于兰也都看在眼里,记在心里。

“爹、我忘了带笔,把你的借我用用。”于兰说着很快走近于明,于明吩咐:一要确疹他是不是雷铁头,二要把手榴弹放置的地方彻底弄清。于兰应了声“是,”叫着吕排长跑进里屋去。

此刻,时间的节奏一如往常,而张家院内几个人的心脏跳动却大大加快了,闹钟的针已经指向中午十二点。

小玲忙着抹桌子,扫屋地,利利爽爽地把酒菜摆满一桌,喊叫姑夫表姐吃饭,于兰从吕合州住室走出来,借还笔之机,向于明汇报:“这个人和通缉令所列相貌一样,穿着一样,右眉心里也有一个大黑猴痣,由于右手一直插在右裤兜,右手背上的一块大白记无法查证。”于明急切地问:“手榴弹?”“腰窝偏右的地方。”

“噢！这就是说他的右手一直在拉着导火索呵！”于明接着说：“看起来这是一场调手战，不把姓吕的右手从裤兜里调出来，手榴弹就有可能吃掉我另一只手的另外三个指头甚至生命。小兰，告诉家人，你端菜，张大伯作陪，其他非请莫入。”小兰迅速传递命令，张大伯热情地呼叫吕排长出屋赴宴。于明一见吕合州走出来，热情洋溢地招呼：“吕排长，快来、快来，并迎上前去和吕合州握手，吕合州不慌不忙伸出左手，于明“呵”了一声，微笑着相握之后让坐。吕合州一不小心，大衣没有裹严的自动步枪碰得桌上的盘碟叮叮当当，东倒西歪，几个人同时“哎哟”了一声，张大伯急忙扶稳桌面，吕合州忙解释：“枪、枪把子。”于明急忙安抚：

“不妨、不妨。”这时吕合州认为很有解除大家疑虑的必要，干脆把大衣扔掉，左手把枪摘掉扬起来哈哈大笑，于明神情专注轻声自语：“又是左手！”张大柱发现枪把子没有了，连忙问：“这枪把子……”

吕合州又哈哈大笑起来，马上眉飞色舞、滔滔不绝地讲起来。说什么五月二十九号，他追捕凶犯雷铁头，在一个沟弯里进行了一场遭遇战、肉搏战，因为用力过猛，枪把子打在大青石上，结果，枪把子打断了。吕合州现在还不知道坐在他对面的这个于明，已经完全知道他这根枪的来历，于是说完后，便洋洋得意的哈哈大笑起来。于明为了还击骗子，比骗子笑得更响亮，更有激情，并且连声说吕排长“英雄！英雄！”此时此地，这“英雄”二字的含意在一个特殊语调里变成了一把寒光闪闪的利剑，刺入吕合州的心窝。于明让坐斟酒后，又大声咳嗽起来。

这里再补一句，吕合州拿的自动步枪的枪托子，是自己锯的，因为不锯掉，大衣就不能把背在肩上的自动步枪裹严密。

“吕排长，你我萍水相逢，缘分不浅，祝你平步青云，继续为革命立功，请！”于明端起一杯。“呵！又是左手！”吕合州意识到对方在注意他的手，连忙解释说：“我是左撇子。”说罢双方又哈哈大笑起来，一个“干”字出口，俩人一饮而尽。在他们饮酒之间各自心里风起云涌：

“他三次伸手伸左不伸右，为什么？”

“只因为人心隔肚皮，难猜透。”

“攻心、攻心，调出他的右手。”

“当心、当心，我不能便随上钩。”

于明继续劝酒，吕合州一本正经地说：“重任在身，实难从命。”在于明大声咳嗽的时候，吕合州问：“于大夫，你是个医生，怎么让病缠成这个样子？”于明回答说：“医生不治自己的病嘛！”

几种作战方案在这短短一刹那间涌上于明心头，这是于明由于职业而养成的素质，于明根据掌握的各种情报资料选定了一种。

山风从窗户吹进来，喝了几杯张弓的吕合州面颊红润，于明慢条斯理，叙述性地讲：“雷铁头是我们县山南人，去年五月至今，方远左近，传雷铁头的事儿颇为轰动，我观察人们的眼色、神气、语音儿，有愤怒的，有惊奇的，有惋惜的、有害怕的，也还有称赞的！”吕合州有点出乎意料地问：“还有称赞的？”但他马上正色道：“于大夫，这是个立场问题，雷铁头两次行凶打人，携枪逃跑，败坏军纪，破坏治安，干扰四化，无视国法，对于他只能愤恨，不能称赞！”于明心里清如水，这些话是言不由衷，故意说给别人听的，他好象没听见似的继续攻心。“我听说雷铁头还是一个普通社员的时候，三天之内能同一个不相识的女营员谈成恋爱而订了婚；第一次行凶打人后，携枪逃

跑，火车上他坐一站下一站，改乘另一趟火车，把追捕的战士让在前边而他却溜之大吉。这次从军法处越狱出来，听说又骗了一个付政委的军大衣和一百块钱，依我看，姓雷的还真不简单哩！只是生不逢时，才没正用。粉碎了‘四人邦’举国上下，八亿人民一心奔四化，行不着他这一套啦！说实在的，雷铁头的心数能比上的还真不多哩。吕排长，你说对吗？”吕若有所思，不觉哈哈大笑起来，于明忙说：“我是个大夫，不多过问政治，排长见笑。”两个人各自陷入深思：

“多天来叫骂声我听够，

今日里大夫之言轻风柔，

批评的同情的两种都有，

想不到困山村有人分忧。

为什么大夫不恨雷铁头？”

“迷魂阵神经战引你上钩。”

于明大声咳嗽起来，一个念头很快从吕合州心头升起：“一个病夫，量他翻不起什么浪。”因此吕合州精神轻松，喜形于色，用左手斟满两盅酒说：“人逢知己千杯少。于大夫，我是借花献佛，敬酒一杯。”“吕排长，恭敬不如从命，干！”

于明的酒杯还未放下，炯炯发光的两只眼睛突然盯住吕合州的眉心，一分钟、二分钟过去了，于明仍然盯得紧紧的，这时候，吕合州的心在剧烈的跳动，那扑通扑通的心跳声，于明似乎听得一清二楚，这时候，吕合州受惊怕凝和着愤怒的感情驱使拔出枪来，大声执问：“你要干什么！？”于明神情自若，关心地但是为难地说：“你眉心里的这颗色素痣，俗话说的黑猴痣，大而高、有毛，似有恶性病变，象……象……”吕合州急切地问：“象什么？于大夫，你快说！”“象皮癌。”——于明低沉而一本正经的回答。

一块烧红的铁疙瘩塞进吕合州的心里，吕

合州难受异常，坐卧不安，整个神经象着了火似的，他急得要哭又哭不出来，他恨得手心发痒但又没人可打，他情不自禁地呼喊：“想不到我雷……吕某人竟会死于皮癌……于大夫，你是肿瘤科医生，饱有经验，你看这病还有救无救？”

于明见鱼儿已经上钩，但是仍然十分认真地在钓，他的全部经历是他深深懂得，上钩之鱼仍有脱钩的可能，去年追捕凶犯失掉三个指头的教训告诉他必须完成魏局长设计的“智擒”计划。于是于明更加信心百倍地“攻心。”于明告诉吕合州：“我行医多年，遇见象皮癌这种病也不是十例八例，虽然治好的很少，但是治愈的也有，这要依病情恶化的程度而定。”吕合州听于明说治愈的也有，生命之火又迅速点燃起来，赶忙问：“于大夫，你看我这病情恶化的程度啥样？”于明一字一板的告诉吕合州，这个病从右眉心发起，然后转移到右手心，再扩散到右脚心，如果右眉心，右手心，右脚心都长出了这种色素痣，或者已见黑斑，这叫病入三心就没治了。吕合州拚命心切，迅速把装在裤兜里的右手放开手榴弹的导火索，拿出来伸在于明面前央求说，“于大夫，你看我的病……”

一霎那间：于明张开他老虎钳子似的大手，一把抓住吕合州的右腕，首先验证了那块大白记，属实无误，然后一声巨吼：“来人哪！”把雷合州的两只手一齐反剪过来，于兰、张大柱等迅速搜出了手榴弹和七十二发子弹，于明严肃地郑重宣布：

“吕合州你的病已入三心，无法治了！正如你自己所说，雷铁头行凶伤人，携枪逃跑，败坏军纪，破坏治安，干扰四化，国法难容，只能愤恨，不能称赞！”

当吕合州终于得知站在他面前的于明是侦破股长老高，于兰是女民警小刘时，

他如梦初醒，承认他就是案犯雷铁头。

鞭炮声，锣鼓声以及歌唱四化的歌声，这时汇成一股更大的气流，穿过太空，飞向更远更远的远方。在这气冲霄汉的凯歌声中，雷铁头感到更加孤独并且又一次感到了“法”的威严。这时候，“反潮流”三个字就象化装成美女的蛇，摇头摆尾向他舞来，他先是冒了一身冷汗，继而神经

麻木了，他似乎喃喃自语：“反潮流，”今天我才算认识了你。

雷铁头抬头看着华主席象，张了张咀，艰难地挪动着双脚，之后，又慢慢把头低下……

心

声

张
灵
阁

俗语：热在中伏。

今年夏季的天气，自入伏以来，常常是夜下昼晴，时下时晴。由于空气中的水蒸气多了，不管是晴天雨天，都闷热异常，人们的前胸后背，总是挂满汗珠，溪流纵横，明晃晃，亮晶晶，擦不干，抹不尽，使人又烦又喜。烦，它使人心燥体倦；喜，它让人神清目爽。不是吗？你看

向阳庄大队的大队长，正乐滋滋的，敞胸露怀，哼着小曲儿，大步流星，往庄东头走着。瞧他那神气儿，象刚吃罢西瓜蘸蜂蜜，心里又凉又甜。

正在大门口出猪圈粪的党支部付书记杨洪山老汉，听见脚步声，头也没抬，招呼了一句：“青尧老弟，听你哼着‘十八板儿，’一定有啥喜事啦，往哪儿逛呀？”“积肥正在劲上，还会有工夫闲游逛，是特来找你汇报一件事。”他咀里说着，腿没停脚没站，只是朝杨洪山一笑，便径直进了大门。

杨洪山的老伴，五十多年纪，虽然比老支书还大二岁，但并不显得老相，亦是满头黑发，行动利落，看上去象是四十出头。此刻，她正坐在堂屋里，聚精会神，给住在城里的孙子儿做小衣裳。猛听帘子“忽啦”一声响，见大队长已经踏进了门框，她假装温怒的神气，“是你个‘死鬼’呀”，难怪人们都叫你猛张飞，看把我吓了一跳。”“怕啥，你又不是个黄花幼女儿，还会有人打你的主意。”杨青尧说罢，哈哈大笑。“狗咀里吐不出象

牙。坐吧，桌上有烟，壶里有茶，烟瘾发了就吸，口里渴了就喝，我可没工夫陪你。”说完，端起针线筐，向门外走去。

她来到大门外，见老伴还在猪圈里磨蹭，就三步二步走到跟前，轻声埋怨道：

“人家青尧在屋里坐着，你还在这儿干着，你有事，人家还会是闲人。”“没事，就剩这两锹了，他这个人，一说起来，可不是三言两语，你早些准备着多烧一个人的汤。”老支书一面继续着扫尾工程，一面给老伴分派着差事。

堂屋里的八仙桌旁，一边坐着杨青尧，一边坐着杨洪山。

杨洪山手里端根旱烟袋，“吱吱”地吸着，杨青尧把上身向桌那边倾了倾，略显得意地说：“老哥，评论新党员的准备事项，我都个别做了工作啦。反正这回是老评新，主动权全握在咱手里，十名新党员中，在张运才那里可能会打住车，他是现任支书，前几年表现的还说得过去，这二年在你的参谋下，工作也还可以，就这儿也不敢手软，不能留下块面渣头，万一有个风吹草动，让他杀个回马枪，再来整咱们。我是下了决心啦！”杨青尧说罢，两只园眼一直盯着老支书的脸。杨洪山听杨青尧不再说下去了，伸手把烟盒向桌那边推了推，自己又装上一袋旱烟，才不紧不慢地问：“支部不是确定二十号才开会吗？”“今天已经十七号啦，明天各党小组就要开会酝酿，要不提前打个招呼，到时候大家心里没底儿，有些人再爱情阻面，那可就难办了！”杨青尧颇有兴趣地谈着自己的安排，说完后，一仰脸，连连向空中喷出两个淡兰色的烟圈。“这次评论新党员，要充分发扬民主，你这样做不符合组织原则……”“讲组织原则，也是有领导的民主，不打无把握之仗嘛！”杨青尧不等老支书说完，就不以为然的呛了

一句。“这是一项严肃的工作，它关系着党的建设和党的队伍的纯洁，”“就正是为了这个，我才——”“你才去搞非组织活动，去给党员划框框，定调调，这不是党的传统，这是‘四人邦’那一套！”一句话激怒了杨青尧，他忽地站起身来，愤愤地说：“我搞的是‘四人邦’那一套吗？‘四人邦’为的是篡党夺权，可我——”，“可你是为了巩固党的组织，纯洁党的队伍，是不是？”这一问，反把杨青尧已经冒烟的火气给浇灭了，他后退一步，重又坐回到椅子上，两只园眼望着手里的烟卷，心里抹不透老支书的葫芦里装的是啥药。杨洪山看青尧的火气下去了，又开了腔：“我说你搞的是‘四人邦’那一套，话有点重，你也不会服，可是你忘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我们指出的方针是：团结一致向前看，团结一致干四化。向前看是我们的出发点，团结更多的人干四化是我们的目的。对待前几年突击纳新的党员的评价，也要立足于这个出发点，归宿于这个总目的！”“算啦算啦，你不要斯斯文文，婆婆妈妈的给我说道理，讲原则，那都是死的，要重现实，不把张运才清除出去，如何恢复你的党支部书记？”杨青尧怒气冲冲，打断了老支书的话，一枪戳到靶心上。这句话，使杨洪山心里“咯登”了一声，他那黑里透红的四方脸，那深陷的眼眶，特别是那一双剑眉和炯炯放光的眼睛，一齐射向杨青尧那带着憨厚、直率神情的脸，象不认识他似的，又象要从他的表情里探索什么。这一下，可把个猛张飞弄楞怔啦，两只迷惑不解的园眼，痴呆呆的望着这位可尊敬的老领导、老伙伴，自言自语地低声说：“难道，难道我的话不对啦？”“不对！”“我不明白！”杨青尧摇了摇头，举起左手，狠劲吸了两口烟，并且将脖子一伸，把吸入口里的浓烟，全

压到喉咙下面，然后低下头，强忍着已经激怒的感情，闷坐在椅子上，继续狠劲的吸烟。杨洪山两眼直视着门外，心里想：污浊的时代，以及污浊的时代所产生的污浊影响竟使一个从小拉棍讨饭，解放后，在党的指引下，忠心耿耿，干了二十多年的硬汉子，也在心灵上留下锈斑。他在感情上难以相信，但眼前的事实，又迫使他不能不信，他转脸用呆滞的目光，盯视着杨青尧那已经变成青紫色的脸膛，还隐约听到急促的喘息声，停了会儿，他站起身来，放下烟袋，走到门口，把竹帘卷起，让迷漫的烟雾散散，也让自己的头脑冷静冷静。

习习的晚风，吹进屋里，迷漫的烟雾，开始消散。

杨青尧坐在椅子上，虽然没有抬头，但老支书的举动，他都通过听觉，传进心里，长叹了一口气，喃喃地说：“你可别忘了，张运才在那个时候，是全公社大名鼎鼎的‘造反司令’的堂弟，又是靠他那位堂兄‘司令’入了党，做了官的呀！”他想提醒一下这位有点固执的老伙伴。

“这就需要咱们实事求是，区别对待！”杨洪山心平气和地说。

杨青尧急速地喷出一口浓烟，“这个区别对待我还知道，咱们是一棵黄连树下的苦人儿，他们是一根秧上的毒瓜？”他把“毒瓜”二字说的是特别响，接着又补充了一句“小葱拌豆腐，一青二白，混淆不了！”他说的气壮轻松。

“你把区别的内容混淆了，不是我们同他们，而是他们之间应有区别！”老支书提高嗓音，一字一板。

“啊！”杨青尧仿佛被蝎子蜇了一下，“腾”的一声，从椅子上跳了下来，摔掉烟蒂，紧接着“刷”的一声，扯开衣襟，宽厚的胸膛上，露出一道道酱紫色的

伤痕，又伸出右手，指着老支书的腰，两只冒火的眼眶里，泪珠滚动，“这就是他们的区别对待！！”

杨洪山仍坐在椅子上，当他那一双受惊的眼睛，触到对面射来的两只火一样的目光时，只见豆粒般的泪珠，正扑嗒扑嗒的向杨青尧的胸膛上滴落，那些泪珠，滴在酱紫色的伤痕上，又分成大小不等的颗粒，顺着鞭痕上的纹沟，汇成条条小溪，滴落到地面上。当他的双眼，从杨青尧的目眶，移到脸膛，再移到胸前，再移到地面时，他不禁毛发直竖，心头颤抖了。在他眼前的黄土地面上，竟呈现出一个个象香头似的小土坑，而水滴象断线的珍珠，仍继续滴落着，发出“扑通，扑通”的响声。他的目光，在那一片小土坑上，停留了下来……。他激动、悲愤，一股难忍的痛苦，充满胸膛。他的心软啦、碎啦，双眼抹糊，头无力地垂到胸前，十一年前的往事又——

夜，一个寒风撩梢的深夜。

膝黑一团，月亮被遮住了脸，星星被蒙住了眼。只有发怒的春风，吼叫着，翻卷着，在大自然的空间，奔突驰走。替人间，驱寒冷，送温暖；催万物，辞冬眠，速萌生。

忽然，从向阳庄的西头，传出一声狗咬，接着便是此起彼落的一片狗咬声，其中还夹杂着几只狗的惨叫。过了一会儿，便恢复了原来的寂静，死一般的寂静。

狗，又咬起来了，但声音有些零落。

伴着，稀疏、淡黄的手电筒的光束，一队幽灵般的影子，拖踉拖跄的出了庄。当他们跨上通往公社的大道后，在怒吼的春风声中，不时传出低沉的吆喝声，但杂乱、沉重的脚步，似乎并没有加快。

杨洪山、杨青尧，被反剪双臂，肩膀上压着长矛，深一脚，浅一脚，被人推拥

走着。公社“造反司令”张运虎，手提“张咀”匣子匆忙的前后巡视着，咀里还不断地骂骂咧咧，在朦胧的夜色中，仿佛象一棵落了叶的“狼尾巴”草，在疾风的摇撼下，单调的东倒西歪。

张运才斜背着一支生锈的“老套筒”，低垂着头，默默地跟在杨青尧身旁。他心里暗自思量：半夜三更，要把这俩人送往那里？偷偷摸摸把人捆起来就走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天亮以后，人们都知道了，要追问起来，可怎么给乡亲们交待呀！

走了一阵，队伍猛地向南一拐，离开了柏油马路。张运才明白了，这是要把人押到“司令部”的“学习班”去。他不由地打了个寒战，一股冷汗沁满额头。他想：那可不是个好去处，只要踏进“学习班”的大门，就别想囫圇着出来，而杨洪山、杨青尧，已经在那里被“修理”过三次啦。“修理”的惨状，他虽没有亲眼观赏，但他那位“司令”堂兄，绘声绘色的夸耀，却已经听的够多了。

“当心！”一声低沉的警语，把张运才从沉思中惊醒，他用手揉了揉发涩的眼睛，这才辨认清楚，队伍离目的地仅有一里多路程了。他又下意识的向道路两旁撇了一眼，见左边是平坦的麦田，已经“起身”的麦苗，绿茵茵，齐刷刷，它们喝足了“返青水”，吃饱了“拔节肥”，象一根根锋芒向上的钢锥，大有要刺破这黑暗的夜空，迎接金色的阳光，洒满这苍茫大地之势；右边是岭沿斜坡，虽不甚陡削，却也无立足之地，岭沿下是一条约五、六丈深的沟岔。他忽然记起，这个沟岔，往西往北，都有通路。他收回视线，又望了一眼这仅有半个班的队伍，一个个没精打采，睡眠惺忪。他的心蹦跳起来，脊背上冒出了热汗，嗓子眼有点燥灼，“对，就这么干！”他一边暗下着决心，一边急步

同杨洪山走了个并肩，并且一步步地把杨洪山逼到沟沿，然后，突然用尽全身力气，扛了一下杨洪山的肩膀，没做提防的杨洪山，象山倾墙倒一样，身躯一歪，滚下了陡坡。张运才顺势“唉呀”一声，爬倒在沟沿上，装做没有拉住的样子，大声吆喝“快，快！”等张运虎赶到眼前，弄清楚发生的事情后，由于天已将明，没敢声张，只是“娘的，娘的”乱骂了一阵，才搭拉着脑袋，押着剩下的猎获物，收兵回营。

六九年，整党建党的时候，为了实现以邦代党，全面夺权的阴谋，张运虎被指名发展入党，委任为向阳庄大队的党支部书记。为了经营邦派势力，张运虎又把自己并不十分趁心的堂弟张运才拉入党内，委派他担任了民兵队长。在批林批孔运动中，张运虎搞评法批儒有功，被选拔到公社去充实、加强领导班子，他为了保住摊子，留下钉子，使自己有一块小小的“根据地”，经过在“哥儿”们中间，挑了又挑，拣了又拣，觉得把大权交给外姓人终不放心，才又把这个自己并不十分趁心的堂弟，选做替身，他身赴“大任”而去，却还挂个兼支书的头衔。七四年春季，为了欺骗群众，拉拢老干部，又把杨洪山吸收进领导班子，美其名曰：搞“传邦带。”到七六年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风暴到来时，公社点名张运才是“投降派”的典型，右倾复辟势力的代表，在全公社进行批判，只是由于杨洪山的教育、争取，帮助运筹，张运才不屈不挠，巧妙应付，整个党支部团结一致，才使得那一邦人的阴谋未能得逞。

经过对三年前，一幕幕往事的回忆，杨洪山被杨青尧冲动的行动所激起的感情的波浪，才逐渐平息下去，他把已经涌到眼眶的泪水，吞咽到肚子里，然后站起

身，走近老伙伴，双手扶杨青尧坐回到椅子上，又递一支烟，引着火，看着从杨青尧的鼻空里，冒出两股淡淡的青烟后，才缓缓地，但是严肃地说：“青尧啊！我们这一代人，有多少好同志，在那十几年中，历尽了诬陷迫害之苦，所受的内伤外伤，都是很深重的！我们是共产党员，应该心怀坦荡，坚定地相信党，相信党的政策，也要相信做过错事的人，会慢慢接受教训的。我们受过苦，挨过整的人，要把心思放远点，不能把仇气记在心里，让它成为腐蚀我们灵魂的霉菌。”杨洪山朝杨青尧的脸上看了一眼，见他的两个鼻孔，不停的冒着浓烟。他提高一点嗓音，继续说道：“党已经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了，我们担负着率领群众进行新长征的重大责任。人民把挽救国家，扭转乾坤，实现四化的希望，寄托在我们党的身上，这付担子，不是一百斤，一千斤，它比泰山还重啊！”他利用打火吸烟的机会，又往杨青尧的脸上看了一眼，见他那双圆眼，紧紧盯着正在燃烧的烟卷，静静的听着。稍停了一会儿，又一句一顿地说：“我们这些老党员，老同志，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，可不能在自已的心灵上留下锈斑，应该从正反两方面总结经验，接受教训！”他在说话的空隙中，特意地瞟了杨青尧一眼，见老伙伴正深情地望着自己点头，就迅即把椅子拉到杨青尧的跟前，两个人面对面的坐下，瞧着已经息火而略显愧色的同志，接下去说：“这次评论新党员，我们一定要恢复党的

老传统，做到充分发扬民主，认真坚持党员标准，实事求是的区别好人和坏人，够条件和不够条件的界限，达到够条件的一个不出，不够条件的一个不留，坏人坚决清除；对出党的同志做好政治思想工作，争取更多的团结一些人，共同奔向四化的目标……。”杨洪山还没有收住话尾，只听“通”的一声，只见杨青尧把大半截烟卷，一下子捺到桌面上，高翘的咀角，抖动了两下，瓮声瓮气地说：“我呸怔过来啦。党给我们平反，为了啥？群众拥护我们上台，为了啥？我们又能做些啥，没说的，调转头来，改！”这个快人快语的猛张飞，要是为一件事钻进了牛角，任你套上九头黄牛，也难把他拉出来。可是当别人一旦把他心里的灯拨亮了，他又象一台拖拉机，只要驾驶员一搬操纵杆，立刻原地一跳，就是个九十度的转弯，连口气也不喘，就“突突突”地欢叫着，向新的目标挺进。

“青尧，快来端饭啊，尝尝嫂子这绿豆疙瘩汤和葱花香油饼啥样？看有他婶子的手艺高没有？”从厨房里传来了杨洪山老伴的喊声。

“不麻烦啦老嫂子，你的拿手戏我早领教过啦。”杨青尧说罢，将大手一挥，“我现在就去找各党小组长，收回我个人的意见，仍按党支部的安排进行！”

象刮风一样一阵响，杨青尧大步流星向门外走去。小曲儿声从他那象门扇似的咀唇里冲出来，乘着晚风，向露出脸的月亮和睁开眼的星星飞去。

一个汽车司机的故事

张
世
华

“糟糕”这样紧急的任务，偏又遇住了那位司机，真要命！我出了调度室的门，就不由得暗自叫苦。

事情是这样的。我们引黄新渠的渠首大坝，所需用的闸门起闭机，现在还在二百里外的东风机械制造厂放着呐，眼看汛期将到，工程已完成，安装等机器，这对跑外勤的人来说，不急能由人吗？因此，新渠的首闸，要是在五月底前安装不起来，万一出点事，你想那百十华里长的干渠，连同几万亩庄稼，能受得了吗？所以，领导上交给我的任务是：迅速提货，运回工地，五月中旬，安装完毕。

今天是五月四日，总共仅有十多天时间，任务真够紧啦。我昨天下午到县运输公司要车，找到了调度老王，说明来意后，敲明砧响，请他派一名顶呱呱的司机，王同志嘿嘿一笑，满口答应，随即向对面屋里喊了一声“红旗手，”话音刚落，一个大汉站到面前，他约二十七八年纪，身材魁梧，浑身是劲，左胸膛上还挂

着一枚“红旗”奖章。我仔细一瞧，心里凉了半截，这人我和他打过一次交道，他是个银样蜡枪头——不顶用。

老王拍着司机的肩膀，郑重交待：“小伙子，派你个重要任务，明天一早去东风机械厂，给渠首运闸门起闭机。”他又转身对我说：“这个司机保证你满意，明天一早来，车在门口等你。”

我心里“扑腾”一下，说实话，真想退掉，另换一个，我怕他再象上一次一样，事没办成，也真把我搞死了。我瞧了老王一眼，他却让坐递茶，好象对这位司机特别敬慕，三人对面，肉脸对肉脸，我咋再开口呢？只好喃喃地说了句：“全靠小张师付啦！”

……我回到旅社，心里老思量这件事，一夜没睡好觉。

风声把我叫醒，一看表，差几分钟五点，我赶紧起床，开门一看，雾气腾腾，小雨淅淅沥沥，混凝土地面上，小溪纵横，流水哗哗，我不由一楞：这天能出车吗？恐怕希望不大，尤其是那位已经教训过我的司机，我纳起闷来。犹予了一会儿，又想，也说不定，万一人家会去呢！于是，我怀着一线希望，向运输公司走去。

我心绪不定的低头走着，刚到门口，有人喊我，一抬头，前面停了一部“解放牌”卡车，司机从驾驶室里伸出头：“老李，快上车吧，天气预报，下午有大雨，咱得早动身！”他亲熟地招呼着我。

“喂，他今天还真不错！”我心头一热，高兴起来，但随即另一个念头又闪出来：“大概今天拐路的地方更多了吧！”我迟疑地问：“这鬼天气能去吗？”

“没事，这条路我熟悉，新铺的柏油路面，只要你提货不误事，下午前能赶回来。”

“好吧！”我忧虑重重的上了车。刚坐下，发现 驾驶室里 还亮着灯，留心一看，见他一手扶着方向盘，一手按着膝盖上放的一本书。我出于好奇，顺手拿了过来，原来是一本《雷锋日记》，看来他是利用等我的时间在读书呢。我轻蔑的瞟了一眼，心里冷笑道：“哼，真是鼻窟窿里插葱——装象里，凭你这样儿，还想学雷锋？”

等我坐好以后，他熟练的燃火、踏离合器、启动……只觉车体一颤，汽车哼哼两声，慢慢起步啦。

“等一等——！”象电影里的追车镜头似的，风雨里，一个女高音在行腔拖音中追赶上来，司机探头车外“啥事？”他略显不耐烦地问。

“咱妈配药，急需一斤柿饼，二斤核桃仁，你今个去南山……”

“回去吧，我应记住哪！”他的不耐烦已经表现在脸上了。

随着“笛……”的喇叭声，汽车驰入通往洛阳的宽阔公路。

“啊！”我突然想起来了。刚才那位女高音，不就是司机的爱人吗？我有点迷惑了，一个问号浮现在脑际。

车外，罗面雨继续筛着，面前的挡风玻璃上，串串雨珠，汇成条条小溪，奔涌直流。

我下意识地向左瞧了一眼，只见他：岿然端坐，神情专注，二目平视，不说不笑，除两只大手不停的在方向盘上左右旋转，或间或扭头瞟一眼反光镜外，别无任何违章崇行。那严肃认真的样子，如同驱车在人群熙攘的闹市一般，我禁不住惊呆了，脑海里又浮现出一个问号。

车行到白乐桥北，我透过车窗玻璃，见桥头站着一老一少。一个老汉撑着伞，身旁站着一个七、八岁的小姑娘，他焦急的望着将要跟前的汽车，那喜中带忧，忧

中渗喜的神情，叫人一看，就知道他是想趁车哩，但又耽心怕坐不成；那一手提着沉重行李，一手拉着身旁小孩的模样，好象已经作好了上车的准备，只等司机说声“上吧，”就立刻振翅起飞。

我的同情心驱使我扭脸也斜了一眼司机，——见他那若无其事的表情，我无可奈何的轻轻“哼”了一声，心想：“唉！恐怕你们今天没这份福气，要是换别的司机，也许……这位呀，是个石狮子屁股——没门！”我气愤地闭上了眼睛。

汽车颠了一下，“吱——”的一声停住了。

我以为出了什么事故，赶忙睁开双眼，同时见司机把头伸出窗外，“大伯，你们去哪哩？”声音既和善又亲切。

“同志，我们去西安，想搭十点钟的火车，刚才来晚一步，若等十一点的班车，只能搭下午三点半那趟火车，你看我拿这么多东西，又带个孩子，下了火车黑更半夜，可咋办？”老人说到最后竟变了腔调。

“好，快上车吧”司机果断而和蔼地说。

意外的局面，使我惊呆了，一瞬间，我心里一喜，迅即跳下车，举起老人的大提包，准备往车箱里搬。

“这阵下的不小，就放在驾驶室吧！”司机扶着方向盘，向我呱呱咀。

在执行司机的命令中，我发现那个大提包里装着柿饼，因为太满，拉锁撑开啦。在柿饼的上面，还挤了三个小塑料袋，分别装着核桃仁，花生仁，大红枣。

“啊！”这个字在我喉头下滚动了一下，“原来如此呀！”我把啊字又咽了下去，可心里已清如水，明如镜啦——一切奥妙全在这个大提包里，我由衷的佩服司机的眼力不差。

常言说：“眼不见，心不乱。”为了避免看着生气，我扒住车箱正要攀上去，“又刮风，又下雨，受了凉就麻烦啦，都挤挤坐在下面吧！”司机一面招呼我，一面主动把自己身子使劲向车门边靠了靠，老人和小孩坐在中间，我挤在右门边。

一切收拾停当，司机手握方向盘，左脚一松离合器，车又在雨幕中飞驰起来。

我故意扭头向司机瞧了一眼，见他仍然是：岿然端坐，神情专注，二目平视，不说不笑，除两只大手不停的在方向盘上左右旋转，或间或扭头瞟一眼反光镜外，别无任何违章崇行，那严肃认真的模样，如同驱车在人群熙攘的闹市一般。

我心里敲开了鼓，感到奇怪，又一想，可能时机还不成熟，于是就抱定一个“且等下回分解”的心情，转身同老人拉呱了起来。

“光顾说话，忘了让你两位尝尝新鲜！”老汉边说边伏下身去，掏出柿饼、花生往司机和我手里塞。

“谢谢你大伯，你的心意我领啦，东西还是带给你的亲人吧！”他腔调柔和，婉言谢绝。

“我知道买那东西，你们不稀罕，这是咱家里出的！多亏好政策又回来了，要是在前几年，这些东西，可比城里的好点心还贵，”老人感慨地说。

莫非他忘了夫人的委托吗？“哎，你爱人不是——”我有意提醒他。

“老李，咱们顺便把这位大伯送到东车站吧？”他迅速截住我的话头，并神秘的向我眨了一下眼。这一说一看，既征求了我的意见，又岔开了我的提问，我赶忙回他个微笑。

老汉见推让无效，只好悻悻的把东西收回原处，嘴里叨念道：“真，真是，叫

我可咋谢你们啊！”

“不用谢大伯，这是应该的。”他诚恳地说着，两眼直视前方。

到了东车站，我帮助老汉和小孩下车，他径直到售票处，替老汉买了张车票并安顿他们候车休息。

当汽车徐徐起步，我从驾驶室里再看那一老一小时，见老汉面带笑容，嘴里象说着什么，那个小孩跳着、挥舞着双手……

在风声、雨声、吵杂声中，我们穿老城，经中州路，过七里河，一直向正西驰去。沿途我无心观赏雨中洛阳的丽景，只是不解的想着：他为啥要违背“夫人”的意旨，送到手里的柿饼、核桃仁都执意谢绝，不看不摸，并且还帮助老人买车票、安置休息，难道他真的已“弃恶从善”要“立地成佛”吗？第三个问号在啃蚀着我的心。

车出洛阳市区后，随着无节奏的颠簸，我的思绪也跳到四年前的一段经历——

时值隆冬。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风暴，把一切都吹得如同自然界的原野一样，枯枝败叶遍地，尘土弥漫蔽日。人，心散了；劲，泻了；气，饱了。伴随着这一散、一泻、一饱，工厂停产或半停产，农村一改常习，冬忙变成冬闲。那时候呀，小道消息横飞，人民唉声叹气，有话家里说，出门把咀闭。可也有另一种畸形怪景：有些人钻在“女皇”的大红伞下兴云吐雾，有些人在“顾问”的吆喝声中，象只绿头苍蝇，到处施菌播毒。

我们黄河渠的排沙、改建工程，在夏季复职的老指挥长的率领下，全体职工和民工，顶着“唯生产力论”的压力，一个个闷着头苦干，决心抢在节令前头，不误几万亩灌区小麦浇“返青水。”不料正当浇筑胸墙时，发现大部分高标号水泥受

潮变质，这可真到了火烧屁股——坐立不安的时刻，老领导把我叫去，让我连夜出发，连系车辆，到地区水泥厂，把指标内的防汛专用水泥运回二十吨，两天完成任务。我当夜摸黑赶到县运输公司，叫醒一个叫小张的年轻调度，经过再三恳求，他答应第二天先派一部“解放牌”运回七吨，余数第三天再去几部“卡斯”一次拉完。我听后如释重负，道谢过张调度后，就抓紧时间去找旅社休息。

由于出师顺利，安安稳稳的睡了两小时。

心里有事，瞌睡少。第二天天刚亮，我就起身到运输公司门口等车，眼看各种型号的卡车，都陆续从我眼前过去了，就是不见那唯一的“解放牌，”我急的一会儿抬头看看天，一会儿低头瞅瞅表。天，已经阴沉下来，表，已经八点一刻啦。这时候用“心急如焚”的词，已不足以形容我的焦灼心情啦，一怒之下，我把脚一跺，“到停车场去，”说着，我就拔脚向后院冲去。

“狱警传，似狼嚎，我迈步出监——”

“天那！”随着这句没板没眼，油腔滑调的“歌唱声，”只见一位蓬头垢面，踢拉着大头皮靴的“李玉和，”手提半桶热水，迈着“样板戏”的台步，哼着“样板戏”的调门，一步一颠的向那辆孤零零的“解放牌”踱去。我心里窝的火气，早被这眼前的“样板”驱赶跑了，禁不住又好气，又好笑的想：样板戏呀样板戏，真熏陶出来些天上少有地下缺的“样板”人儿！

时间不允许我多想，时代不允许我发火，环境不允许我起急，对象不允许我催促。无奈只得恶气变好气，高腔降低腔，冲话转柔语，忽颜换笑脸，抢步上前，接过水桶，“师付我来加水，你上车发

动，今几个天气不好——”。“今几个天不好，明个是好天，东山日头多着呢！”他说罢，撞我一膀子，又夺过水桶，自己加水去了。这真是“扶扶驴背棍，挨了一蹄子——自讨苦吃。”我退到一边，耐心等着。

他匆忙地加完水，又回家吃罢点心，才急抓怪脑的来到车场，开门、登车、发动，然后探出头来，向我吹了一声口哨，算是打了招呼，我紧跑几步，钻进驾驶室，在一阵“笛……”连珠炮似的喇叭伴奏声中，离开了县城。我偷眼看了一眼表，“娘啊！已经九点半啦；”我暗自叫苦，又偷眼瞄了他一下，只见他两眼半睁半闭，咀角吊根烟卷儿，一股股浓烟从鼻孔中涌出，左手撮弄着什么，右手打着方向盘，车在柏油马路上，不时地蹦蹦跳跳，好在看样子他也很着急，这倒好，我急他也急，也许——唉！反正主动权在他手里，听天由命吧！

在那个时候，许多事情是只有想不到，没有办不到的，我们的车，光在洛阳就拐了五个地方，最后一次，竟拐到关林转了一圈，究竟为啥而去，我也弄不清楚，又没有权力过问，其实也不敢过问。一路上拐也罢，停也罢，我都眼不睁，口不开，只管睡觉。

当车到水泥厂时，已经是下午两点半啦，发货的同志面带难色地说：“我们厂的生产是半日制，你们上午来还凑和，现在不要说是高标号，就是三百号也是当时生产当时光。此时可比不得上半年，工人昼夜干，存货堆如山，自从上边叫批‘三株大毒草’以后，大毒草毒在什么地方还没弄清楚，可我们这厂院里，却长满了大荒草，你们没有见附近的社员，看天气变了，都来我们厂里割荒草回去垫猪圈吗？”他说完苦笑一下，向我们摇摇头。